



# 金 银 岛

[英]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 ◎ 原著  
张波虹 吕骏 ◎ 编译



二十一世纪少年  
文学必读经典

# 金 银 岛

[英]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 / 原著

张波虹 吕骏 / 编译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金银岛 / (英) 斯蒂文森 (Stevenson,R.L.) 原著 ; 张波虹, 吕骏编译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 2009.4  
(二十一世纪少年文学必读经典)  
ISBN 978-7-5391-4887-8

I. 金… II. ①斯…②张…③吕…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8852 号

**金银岛** [英]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 / 原著 张波虹 吕骏 / 编译

---

策 划 张秋林  
责任编辑 林 云 丁 筏  
装帧设计 阎 虹  
组稿编辑 周向潮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20000 册  
开 本 889mm × 1260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1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91-4887-8  
定 价 10.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服务热线: 0791-6524997



## 有史以来最好看的海盗小说

尹 琪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一八五〇～一八九四）是苏格兰随笔作家、诗人、小说家、游记作家、新浪漫主义代表。他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早年就读于爱丁堡大学。他从学生时代起即酷爱文学，一生多病，但有旺盛的创作力。斯蒂文森的作品题材繁多，构思精巧，探险小说和惊险小说更是富于独创性和戏剧性力量，代表作有《金银岛》《化身博士》《诱拐》《一个孩子的诗园》等，斯蒂文森亦以之在读者中获得巨大声望。其中《金银岛》是他最为畅销的、最有名的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有人说它是有史以来最好看的海盗小说。它在好莱坞已经被数次改编成电影电视，每一个版本的影视作品都很受欢迎。

这个故事说的是：少年吉姆从老海盗比尔的遗物中找到了一份藏宝图，由此得知海盗头子弗林特在一个荒岛埋藏了一大笔财宝。乡绅特劳维尼买下一艘帆船，带上吉姆和医生利维塞等人一起出海寻宝。在航海途中，吉姆偶然得知二十六名船员中，竟有十九名是海盗，而且大部分曾是弗林特的手下。他们正在密谋叛乱，企图抢夺财富。不料被躲在苹果桶里的吉姆听到，告诉了医生等人。于是，船上暗自形成了代表“恶”的海盗一派和代表“善”的医生一派。医生利维塞足智多谋，吉姆机智勇敢，几经较量，医生一派终于战胜了人数上占绝对优势

的海盗一伙，载宝而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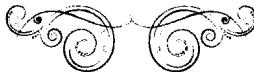
小说文笔细腻流畅，故事情节新奇浪漫，既能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又让读者领略冒险世界的美妙与动人心弦。小说赞扬了贫民、流浪者、孤儿、土著居民的高尚、勇敢和善良，鞭挞了歹徒们的邪恶、卑鄙和阴险，以此来赞扬品格高尚、美好的人们。在斯蒂文森巧妙的安排下，浩瀚的大海、荒凉的孤岛给读者创造了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引领读者进入了一个笼罩着幻想纱幕的境域。一个接一个似明实暗、似松实紧的悬念创造出一环紧扣一环的迭起高潮。充满着孩童情趣的生动对话、风浪迭起的气氛渲染使小说从始至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而同时又洋溢着一股朝气与热情。

《金银岛》的故事主要从吉姆的角度展开，作者成功地把握了一个孩子的观察视角，使整个叙述从遣词造句到说话口吻都符合孩子的语言习惯。作者为青少年读者描绘的这幅探奇冒险的寻宝图，既散发着浓厚的孩童情趣，又飘逸着诱人的冒险气息，使这部作品一直深受青少年读者的喜爱。

《金银岛》虽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情节曲折，悬念迭起，使读者在阅读时如身临其境，而且，本书开创了探宝小说的先河，并成为此类作品的经典。

关于《金银岛》的影视版本，其中最通行的是一九五〇年迪士尼公司摄制的电影版本；还有迪士尼在二〇〇一年制作的卡通版本《星银岛》，即全新金银岛奇幻太空版，并以传统手法结合3D技术，把原来的故事场景移到了无边无际的宇宙中。

## 目 录



一 老海盗住进了“本鲍将军”旅店.....	007
二 黑狗.....	012
三 黑券.....	019
四 水手箱.....	024
五 瞎子的下场.....	029
六 藏宝图.....	035
七 我去布里斯托尔.....	041
八 望远镜酒店.....	046
九 火药和武器.....	052
十 航程.....	058
十一 苹果桶里的秘密.....	063
十二 军事会议.....	070
十三 岸上的历险.....	076
十四 目击杀人.....	081
十五 岛上的人.....	087
十六 大夫的叙述：弃船的经过.....	093
十七 大夫继续叙述：小船沉没了.....	098
十八 大夫继续叙述：初次交战 .....	103

<b>十九</b>	吉姆重新开始叙述：回到木寨 .....	108
<b>二十</b>	谈判 .....	113
<b>二十一</b>	进攻 .....	118
<b>二十二</b>	海上历险 .....	123
<b>二十三</b>	退潮 .....	127
<b>二十四</b>	小船的行程 .....	132
<b>二十五</b>	降下海盗旗 .....	136
<b>二十六</b>	伊斯利尔·汉兹的下场 .....	141
<b>二十七</b>	“八个里亚尔” .....	149
<b>二十八</b>	被俘 .....	156
<b>二十九</b>	又见黑券 .....	166
<b>三十</b>	信守诺言 .....	173
<b>三十一</b>	弗林特的指针 .....	181
<b>三十二</b>	弗林特的声音 .....	188
<b>三十三</b>	希尔弗倒台 .....	195
<b>三十四</b>	尾声 .....	202



## 十 五个人站在礁石上—— 哟嗬嗬，一瓶朗姆酒！

那苍老的嗓音仿佛汇入了绞盘机起锚时众人合唱出的破调门。接着，唱歌的老头用一根自带的类似绞盘棒的棍子重重地敲门。在我父亲面前，他又粗声粗气地要一杯朗姆酒。酒送到后，他一边喝着酒，一边打量我们旅店周围的悬崖以及我们旅店的招牌。

“这海湾的风景不错，”他开口说道，“这小旅店算是选对了地方。客人多吗，伙计？”

我父亲回答他说，客人挺少的。

“那么，”他说，“我就住这儿了。喂，伙计，”他冲着身后推手推车的人喊道，“把车推过来，卸下我的行李，我要在这儿住一阵子。”他接着又对我父亲说，“我这个人没什么爱





好，只要有朗姆酒、火腿和鸡蛋就行。你问怎么称呼我？就叫我船长吧。噢，我懂你的意思，给……”说着，他把三四个金币扔到门槛上，“用完了就吭一声。”那口气严厉得像个司令员。

他性格很古怪，一天到晚不怎么说话。白天带着一副铜制望远镜，不是在海湾附近转悠，就是在悬崖上游荡；到了晚上，他便总是坐在客厅壁炉旁的一个角落里，拼命地喝兑了水的朗姆酒。

他每天出去散步回来后，总要问有没有什么水手路过这里。起初我还以为他是想念自己的同行才问这个问题，但后来才意识到他是想躲开他们。每当店里来了别的水手时，船长总要隔着门帘将那个水手看清楚后才走进客厅；而且，他会保持绝对的沉默。有一天他把我拉到一边，要我帮他注意一个“独腿水手”，并且一旦那个人出现就马上向他通风报信，这样每月月初他就会付给我一枚四便士的银币。

可是，这四个便士的银币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的。为了它，我不知道做过多少噩梦。在风雨交加的夜晚，狂风吹得房子摇晃不已，海湾里的浪涛拍打着悬崖，发出阵阵轰鸣声，这时，我便会看到一个独腿水手以不同的形态、不同的表情出现在我的梦中，他的大腿时而在膝盖处被截断，时而在大腿根处被截断；时而又变成了一个怪物，身上只长了一条腿，而且长在身体的中央。我做过的最可怕的噩梦，便是看到他跳过树篱和水沟在追趕我。总之，我为这每月四

便士的报酬不断地遭受噩梦的摧残。

不过，尽管我一想到那个独腿水手就毛骨悚然，但还远远比不上其他认识船长的人对他的恐惧。当他喝醉酒时，他就会坐下来唱他那些破歌，还逼着所有的房客们听他讲故事，或者和他一起合唱。我常常听到他们齐声高唱“哟嗬嗬，一瓶朗姆酒”，声音大得连房子都震动起来了。因为人们都要尽量唱得比别人声音大，那样才不会被他斥责。

但也有例外。那是他住在我们店里的最后一段时间了，当时我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已经病入膏肓。一天傍晚，利维塞大夫来给我父亲看病，在我家吃完饭后，他走进客厅，一面抽着烟斗，一面等他的马车过来。忽然，我们那位被朗姆酒灌得醉眼朦胧的船长又扯开嗓子唱起了那首老掉牙的破歌：

“十五个人站在礁石上——

哟嗬嗬，一瓶朗姆酒！

管他魔鬼有什么花招，喝呀——

哟嗬嗬，一瓶朗姆酒！”

那天晚上的客人中，只有利维塞大夫是头一次听到这歌，他非常生气地朝船长看了一会儿，然后接着和花匠老泰勒闲谈。与此同时，船长渐渐地唱到了兴头上，终于猛地一掌拍响了桌子。他那意思我们当然都明白，是要我们保持安静。大家的谈话声戛然而止，只有利维塞大夫一个人还像刚才那样继续说着话，声音清晰，语气和蔼。





船长瞪了他一会儿，又拍了一下桌子，恶狠狠地迸出了一句脏话：

“那边的人住嘴，不知死活的东西！”

“你是在和我说话吗，先生？”大夫问。

那恶棍又骂了一声，说是的。

“我只想对你说一点，先生，”大夫回答道，“如果你继续这么喝着朗姆酒，这世界上很快就会少一个十足的流氓！”

这老家伙气得火冒三丈，从桌旁跳起来，掏出一把水手用的大折刀，打开放在手掌上，左右掂量着，威胁说要用这把刀将大夫钉在墙上。

大夫动都懒得动一下，还是像刚才那样侧面对着船长，继续用刚才那种平稳的语调对他说话，只是声音提高了一点，好让大家都听到：

“如果你不马上将刀子放进口袋，我可以用名誉担保，下次巡回法庭审判时一定送你上绞刑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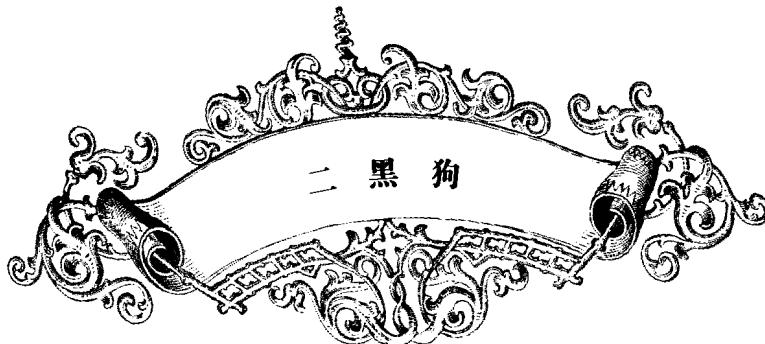
接着，他们展开了一场对视战，但船长很快就败下阵来，收起刀子，像条挨了打的狗一样嘟嘟囔囔地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听着，先生，”大夫说道，“既然我现在已经知道我的管辖区里有你在，那么你尽管放心，我会日夜监视你的一举一动的，因为我不仅是大夫，还是这儿的治安官。只要我听到半句抱怨你的话，只要有像今晚这样的无礼行为传到我的耳朵里，我会立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将你逮住，赶出这里。

我就说这么多。”

不一会儿，利维塞大夫的马到了，他便骑上马走了。当天晚上，船长再也没有惹是生非，而且此后很多个晚上都很安静。





这件事情过后不久，便发生了一连串的神秘事件，  
**这**这是第一桩。

那年冬天异常寒冷，而父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店里所有的活全落到了我和母亲身上，根本没什么时间去注意我们那位讨厌的客人。

一月某个天寒地冻的早晨，厚厚的白霜将小海湾变成了一个灰蒙蒙的世界，波浪轻轻拍打着岸边的礁石；太阳刚刚爬上山顶，照亮了一大片海面，船长这天起得比往常早，已经出发去了海边。只见他的水手弯刀在他那肥大的蓝色旧外套下摆旁晃荡着，望远镜夹在他的胳膊下，帽子斜扣在脑袋上。他一路走去，呼出的空气像烟雾一样悬在空中；当他转到那块大岩石后面时，我似乎听到他哼了一声，好像还在对利维塞大夫耿耿于怀。

忽然，客厅的门开了，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这个人又白又胖，左手还缺了两个手指；虽然他带着水手弯刀，但他那副样子实在不像勇猛好斗的人。我一直在留意水手——不管是一条腿的还是两条腿的。这个人着实把我难住了，因为尽管他的外表不像个水手，可他身上却带着水手的气质。

我走过去问他需要点什么，他说朗姆酒；正当我走出客厅去取朗姆酒时，他在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做了个手势要我过去一下。

“孩子，过来，”他说，“走过来一点。”

我朝他那里挪了一步。

“这桌子是为我朋友比尔准备的吧？”他斜着眼睛问。

我说我并不认识他的朋友比尔，还说早餐是为住在我们店里的一位客人准备的，我们都叫他船长。

“是啊，”他说，“我那朋友比尔好像也被人称为船长呢。他脸上有个刀疤，而且性格很开朗，特别是喝了点酒后。他就是这样的人，我可以和你打赌，你们这儿的这位船长脸上有个刀疤，而且这个刀疤在右边的腮帮子上，是不是？告诉我，我朋友比尔这会儿在哪儿呢？”

我告诉他船长出去散步了。

“去哪儿散步了，孩子？他走的是哪条道？”

我指了指那块岩石，然后告诉他船长大概什么时候会回来，最后又回答了他几个问题。“啊，”他说，“我朋友比尔见到我会像见到酒一样高兴的。”





他说这话时脸上丝毫没有高兴的神情，而我自己也有理由认为，即使这个陌生人真的认为船长会很高兴见到他，他也一定是认错人了。这陌生人老是在店门口转悠，不时朝岩石那里的拐角处张望，活像一只猫在等着老鼠。要是我跨出店门去，他就会立刻把我叫回去，而且，如果我没有迅速听从他的命令的话，他那苍白的脸就会马上露出凶相。但是一旦我进了屋，他又会恢复原来的神情，拍拍我的肩膀，半讨好半嘲讽地说我是个好孩子，还说很喜欢我。

陌生人和我回到客厅，他让我躲在他的身后，这样，敞开的大门正好可以遮住我们两人。当时，我是多么的紧张不安，尤其是看到这个陌生人就更害怕了，正当我的恐惧感一点点增加时，陌生人撩开衣角露出弯刀柄，然后将弯刀从刀鞘里往外拔了拔。在等待的那段时间里，他不停地咽着口水，就像喉咙口被卡了什么东西似的。

终于，船长迈着大步走了进来，“砰”的一声关上了店门，径直穿过客厅走到了为他准备好的餐桌旁。

“比尔。”陌生人叫了一声，那声音仿佛是在给他自己壮胆。

船长被吓了一跳，转过身来对着我们，脸色都变了，连鼻子也变青了。他的神情告诉我他像是看到了幽灵、恶魔或其他更可怕的东西——如果这世界上有的话。

“得了，比尔，你又不是不认识我。大家都是老朋友了。”陌生人说。

船长倒吸了一口气，说：

“黑狗！”

“不是我还会是谁呢？”陌生人稍稍松了口气说道，“正是从前的黑狗来‘本鲍将军’旅店看望老朋友比尔了。啊，比尔，比尔，自从我丢了这两个手指后，你我都经历了许多事情。”他说着就举起了那只缺了两个指头的手。

“我说，”船长说，“你已经找到我了。我就在这里，说吧，什么事？”

“你还是老样子，比尔，”黑狗回答道，“一点也没有变，比尔。我要先请这个可爱的孩子给我端杯朗姆酒来——我太喜欢那玩意儿了——然后，要是你愿意，我们就坐下来，像老船友那样好好聊聊。”

等我端着朗姆酒回来时，他们已经坐到了船长早餐桌的两边——黑狗坐在靠门这边，而且侧身坐着。他要我走开，并让我把门开着。于是，我回到了酒吧间，由他们两个人待着。

可是我很好奇他们俩会说些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急促的嘀咕声外，什么也听不到。终于，他们说话的声音渐渐大了起来，但能听清楚的基本上都是船长骂人的话。

突然，客厅里爆发出一阵可怕的声音——椅子和桌子被掀翻的碰撞声，钢刀相碰的乒乓声，接着便是什么人发出的痛苦的惨叫声。我急忙跑过去，看到黑狗肩上血流如注，死命地往外跑，船长在后面紧紧追着，两个人的手中都握着出





鞘的弯刀。追到门口时，船长瞄准黑狗使劲砍去，要不是我们那巨大的“本鲍将军”招牌挡住了他，这一刀准会把黑狗劈成两半。直到今天，你仍然可以看到招牌下端的框子上还留着一个刀口。

黑狗虽然负了伤，可是仍然跑得很快，不到半分钟时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那船长，就像中了邪似的死死地站在那里，好半天才转身进了屋。

“吉姆，”他叫道，“拿朗姆酒来。”说话时身体微微摇晃了一下，靠一只手撑着墙才将身子稳住。

“你受伤了吗？”我问。

“朗姆酒。”他又说道，“我必须离开这里。朗姆酒！朗姆酒！”

我赶紧跑去拿酒，但刚才发生的这一切弄得我心慌手乱，害得我打破了一只杯子，把酒桶的龙头也堵上了。正当我渐渐回过神来时，突然听到客厅有什么东西倒在了地上。我赶忙跑过去，只见船长正仰面躺在地板上。这时，母亲也跑下楼来了，她和我一起把船长的头扶了起来。船长呼吸急促，双眼紧闭，脸色很难看。

正当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店门开了，利维塞大夫走了进来，我们都高兴地松了口气。

“哦，大夫，”我们叫道，“我们该怎么办？他伤在哪里？”

“伤？根本没那回事！”大夫说，“什么伤都没有，只是中风了，我早就警告过他了。好了，霍金斯太太，你赶快上